

编者寄语

《布谷声声》，描写新春寻根之旅。如草木眷恋着大地，与所有自小离家的游子一样，作者深深眷恋着故乡。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那份乡愁一直萦绕心头。这个春日，再也熬不住那份念想，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归程。虽说岁月已将心打磨得日渐平静，仍抑制不住乡情怯。在每一个春暮夏初，布谷鸟会长长短短地婉转啼唤：快点插秧，快点插秧……

《虚中有实》虚实结合——评陈继明小说《敦煌》。陈继明曾在宁夏工作生活多年，是作者一直关注的宁夏本土小说家，这部小说未落俗套，采用多线索叙事的方式进行文本架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娓娓道来。

《茅草和芦苇》，立春过后，山坡上背阴处还有尚未融化的残雪，所有的野草已经忍不住跃跃欲试——春天的第一抹绿色，是它们的旗帜。茅草是最平易朴素也是最性急的。一片冬天的枯黄里，隐隐约约透出的浅绿鹅黄，就是它了。

茅草的嫩芽里包着嫩嫩的花苞。这花苞嫩到什么程度呢？抽出来，剥开外面浅绿嫩红的外衣，莹白如玉的，尝一口甜滋滋，但这甜又不是蔗糖甜的浩浩荡荡，而是“小清新”的那种甜，咬一口，满口都是春天。

《草木先知春》，时光流逝，四季轮回，草木先知春。草木有时比人类更敏锐，是因为它们生在天地之间，承天泽，接地气，始终与大自然保持最亲密的联系。

在每一个寒暑交替之时，始终如一地守候在季节的拐角处，随着季节的号令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长久的亲密沟通和虔诚守候，使得草木最能破解大自然的密码，它们能够听懂大自然的每一句秘密语言，能够看懂自然的每一幅写意图画。

春的消息不胫而走，草木便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寻找文化的来处，寻找历史的根源，好的文字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屋后树林添新绿，门前田园迎春风。

当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被浓厚的春意所包围。温馨喜庆的气息渐渐升腾，让山川充满祥和与喜悦。

巧借天时，文化寻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本期诗文探寻春日气息与文化踪迹，呈现乡土的味道，成长的印记，带领读者在时光的变迁中感悟生活，感悟文字诗意之美。

N 岁月

清晨的翅膀(外二首)

□ 唐云枫

你若是太阳的流苏
短暂定格在我琥珀般的记忆里
我愿作清晨的翅膀
第一个奔向太阳

我要做一个文物修复师
悉心修复着快要失真的回忆
斑驳的纹路上书写着沧桑
所有宏大归于渺小被私藏
藏匿于岁月的迷宫里
写一个算法让他执行
一个假装能出去的算法

我不想你
我没有不想你
我假装没有不想你
不，我不信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花儿开了
树木抽出了新绿
鸟儿飞回来了

而我们长大了
眼前的人挡住了整个世界

等你到来

倘若岁月如流沙迅疾
我会把岁月捏成一把锁
等待着钥匙

纵然时光似磐石冰冷
我会把时光铸成站牌
期许车的到来

纵使流年像一团乱麻
我会把流年织成锦
寻找着扣子
那扣子还是你

我会在一切的尽头
等待你的到来



N 岁月

布谷声声

□ 吴娟

如草木眷恋着大地，与所有自小离家的游子一样，我深深眷恋着故乡。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那份乡愁一直萦绕心头，浓浓的。

在暮春之时，再也熬不住那份念想，背着简单的行囊，只身踏上归程。虽说岁月已将一颗心打磨得日渐平静，仍抑制不住乡情怯。当第一声陌生又熟悉的布谷鸟鸣传入耳畔：“布谷，布谷，布谷”，心弦被拨响。那似孩童纯真的啼哭，又似夜晚的猫头鹰古老又苍凉的倾诉，一种似从山村深处传来的凄美绝唱，令人恍惚得不知今夕是何年。小时的田埂上，不止百次地探寻过它叫声的内容，奶奶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她确认布谷鸟是在催促人们不要懈怠，不能偷懒而错过大好的春耕时光。她对布谷鸟的叫声翻译是：“快点插秧，快点插秧。”如今叫声依然，门前梨树下那个等待自己归来的瘦小身影却再也无处寻觅，多想再像儿时一样，欢快地张开双臂，老远地大声呼喊：“奶奶，我回来了！”

是的，我回来了，循着布谷声声，像所有念旧的树根一样，回到这里寻找我可以依附心灵的土壤。

魂牵梦绕的竹林，在静静地守候我归来的脚步。我熟悉它的每个角落，风吹叶动的声音，熟悉竹林在阳光下或是风雨里的色泽和气味。事隔二十多年，依然能准确地找到当年借助哪几棵竹竿做过空翻，在哪处荡的秋千又摔倒在地上。记得当年悄悄拿了母亲床头的小说，坐在竹林里痴痴傻傻地发呆，望着竹林的末梢，顺着阳光的方向，望天畅想：天有多高？为什么能长成那么好看的蓝？我可不可以有翅膀？

如今，安静地泊进竹林深处，拥抱粗壮的老竹，抚摸它凉滑的竹叶，看着笋冒失地生长。顺着竹梢和阳光的方向，依然习惯性地抬头望天。我似乎长了翅膀飞离了故土，一直在试着努力向上。几十个年头过尽，却一直没能飞出竹林这一片高深的蓝天。

在会爬树的年龄里，坐在一棵板栗树的三叉枝丫上朗读，再次看到它时，只剩树桩。也许谁也无法理解一个人对一棵树的感情以及跟它有关的对朗读的痴迷。多少回梦里，坐在上面，如同坐进摇篮，听着大自然揉进心肺的声音，我大声朗读，读给头顶的蓝天，读给我的竹林我的村庄，读给我长大的板栗树。如今，我回到了它的身旁，却只能细数它一圈又一圈的等待，轻抚它残存的树桩和无尽的记忆。我不知道，会为自己的迟来而懊悔多少个春秋。也不知道，如今没了它高枝上天籁般婉转成曲的风声鸟鸣的伴奏，我又如何再尽情地朗读，明月般心境下的朗朗书声，要从哪来，能与谁听？

走进当年聚集农户最多的土库屋，原来的住户早已全部搬离。蜘蛛网结满雕梁，灌木寥寥地长，守护着半掩半开的陈旧窗棂，守护着一屋消散不尽的陈年往事。早先的窗内，有本家叔叔梦里高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继父开始张罗起他的婚事，为他娶回一个美貌姑娘。那姑娘不似林妹妹的多愁善感，却像了史湘云豁达开朗，生儿育女，成就一段佳话。如今这位阿婶住进旁边新建的楼房，再见她时，乌黑的长发已花白，笑容还是那么亲切，新添了长辈的温和。燕子仍在绕梁呢喃，它在每个春天里把这美丽的故事翻新重唱，冲淡岁月在村庄里刻下的沧桑。

孩童纯真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原本自己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啊，在春夏里赤足嬉戏，任泥土细细滑过脚丫，享受着村里的炊烟，沐浴小山村的四季风雨，懵懂地长大，又懵懂地离家。集结成群的小伙伴，到山上采来大把娇艳的杜鹃花，轻轻地拉下花瓣，吹去花蕊，再放进嘴里慢慢品尝，它与路边红红的“素梅”一样，带着甜甜的滋味和清香。伙伴们在村前老樟树下捉迷藏、过家家。拔些小草当青菜，拾来瓦片作红肉，破碗破碟破铁皮，玩不

尽那些异想天开的游戏，数不清张三李四的顽皮。那些伙伴，如今各自散去，唯有老樟树还守在原地，枝干上的野生姜在布谷鸟的叫声里一年年、一层层地长。

村间的那口水井，养育我长大，它清澈了几十年还是几百年，不得而知。任脚步来来往往，任日子在炊烟里流动，任多少深情的目光将它细细打量，以不变的笑容和姿态默默站成老者的形象。村庄洗衣的池塘很有特色，安身在大大小小的水田中央，这里是村妇的集聚地，也是大小新闻的中转站和传播台。那里倒映着我曾因失足跌落的恐慌，还有被一只大手飞快拎起的记忆。如今，水井和水塘村民们都不用了，但它们怎么看都像故乡深邃的眼睛，不动声色，却百事洞穿。

夜晚，躺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枕着水田里微微荡漾的月光，伴着田埂上经久的蛙声，任晚风吹走漂泊的疲惫。卸下层层包裹，在故乡宽大的胸怀里，静静地疗伤，清空内心的繁杂和困惑，与她沉入一夜梦的酣睡。再随着村庄一同苏醒，醒在霞光里，醒在农夫手中田间小路敲响土地的足音里，醒在轻轻、柔柔的炊烟里。

在村后的山间公路上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晨跑，便有了全新的心情去聆听布谷鸟委婉、深远的啼唱以及耕牛在清晨的农田中深情地叫唤。

刚插下的秧苗经过一夜的适应迅速焕发生机，会在水田里深深扎根，再尽情壮大。一只在陆上艰难行走的小青蛙，我小心翼翼地协助它重回水里，水是它的故乡，它需要回到那儿去调整和休憩，尔后重新上岸。

我知道，我也仍需要重新上路的，继续去探索天为什么长成那么好看的脸。在岁月的层层磨砺中，只是再也不会忘记：苍茫的大山深处，奶奶坟前的树林里，在每一个春暮夏初，布谷鸟会长长短短地婉转啼唤：快点插秧，快点插秧……

N 灵犀

茅草和芦苇

□ 陈晓辉

立春过后，山坡上背阴处还有尚未融化的残雪，所有的野草忍不住跃跃欲试——春天的第一抹绿色，是它们的旗帜。

茅草是最平易朴素也是最性急的。一片冬天的枯黄里，隐隐约约透出的浅绿鹅黄，就是它了。我总疑心，“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儿的草色，说的就是茅草。

茅草的嫩芽里包着嫩嫩的花苞。这花苞嫩到什么程度呢？抽出来，剥开外面浅绿嫩红的外衣，莹白如玉的，尝一口，甜滋滋，但这甜又不是蔗糖甜的浩浩荡荡，而是小清新的那种甜，咬一口，满口都是春天。

茅草嫩花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谷荻”，很诗意的一个名字。但我的家乡，叫它“茅芽尖”，这个名字，很家常很亲切，就像乡村父母称呼小女儿“妮妮”“丫头”。

和茅草模样相似，但没有嫩芽可食的，是芦苇。

跟茅草不一样，芦苇最美的季节在秋天。秋风起，河边芦苇荡里，一片白茫茫说不清吟不尽的芦花，浩浩荡荡，令人无端就起了乡愁。

扯下来的芦花和弹过的棉花有些类似，看上去都柔软喧腾，但芦花不保暖。传说其中有后母拿芦花给继子做棉衣，看上去厚实，穿上却冷得要命——人性里大抵有这样一种，装得厚，相交薄。其实不足为怪。

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无条件地给另一个人温暖。就连父母对孩子的好，也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他们的孩子。

扯得远了，继续说芦花。芦花当棉花，当然不行。它们在秋风中摇曳，只负责美与惆怅。

曾读过刘大白的诗：“归巢的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芦苇而红颜，真是诗家情境。

茅草就不一样了。除了春天给孩子的味蕾以惊喜，还有很多重要的用处。比如茅屋，就是以茅草做的屋顶。古代没有钢筋水泥，拿树枝做了房梁和檩条，中间的缝隙就可以用茅草遮挡起来。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我屋上三重茅，可见住的就是茅草屋。国家不幸诗家幸，茅屋里的诗人写出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如今的城市高楼林立，广厦何止千万，可是不知为什么，越是这样的繁华的高楼，越是让人心灵孤单。也不知道住茅屋掩柴扉的诗人们，心里是否孤单呢？

芦苇比茅草高大许多，却不能为遮风挡雨。但芦苇另有一种好处，做芦席。

在席子里，芦席不算最上品。它没有竹席的清凉细致，也没有蒲席的芳香柔软，但像茅屋一样，它是古时穷人的“标配”。芦席没有细致的编织，甚至有时还会刺痛人的皮肤，但它简单易得，对那些白天在炎阳下劳作一天的农人来说，晚上吃饱了躺在芦席上一枕酣眠，从不用担心它染上汗渍或者翻身弄皱了——可见，有时候，粗陋比精致更体贴。

去年秋天，一时无聊驱车闲逛。不知不觉到某个山坳，发现村民不光编织芦席，还有以茅草做“草圈”的习俗。秋天洁白的茅草割回家，捆成红枣粗的“绳子”，一圈圈缠上去，下面垫上竹笪，就成了一个蒸笼。拿来蒸肉蒸馒头，颇有草木之气。



牡丹蝴蝶

王雪涛

N 后花园

草木先知春

人类自诩万物之灵，总以为自己先知先觉，能够最先获取大自然传递的各种信息。其实，就在我们掰着手指计算离春天还有多远的时候，就在我们站在季节的路口翘首探寻春天踪迹的时候，草木已经早感知到春之讯息，它们以最灵敏的反应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讽刺——原来，真正敏锐和智慧的是亲爱的草木们！

草木先知春。就在我们瑟缩在臃肿的冬衣里不敢迎接料峭春寒时，小草已然在角落里悄悄萌发，它们毫不畏惧地舒展开柔嫩的臂膀，准备与即将来临的温暖亲密相拥。就在我们蜗居在封闭的温室里不敢投大自然的怀抱时，树梢的绿色已然开始默默晕染开来，树木在休养生息之后，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

时光流逝，四季轮回，草木先知春。我想，草木之所以比人类更敏锐，是因为它们生在天地之间，承天泽，接地气，始终与大自然保持最亲密的联系。草木在每一个寒暑交替之时，始终如一地守候在季节的拐角处，随着季节的号令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长久的亲密沟通和虔诚守候，使得草木最能破解大自然的密码，它们能够听懂大自然的每一句秘密语言，能够看懂自然的每一幅写意图画。春的讯息不胫而走，草木便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冰雪消融，第一抹春绿来自残雪之下。当冰封的土地变得松软潮润，你会发现嫩绿的草芽冒出了头。它们羞怯的，娇弱的，那可爱的草芽如同婴儿的肌肤，让人充满了怜惜，舍不得触碰。“草色遥看近却无”，浅绿莹莹，春就这样浅笑嫣然地打了个招呼，让人怦然心动。其实，这些小草是最无所畏惧的，它们在进行着勇敢者的游戏。

过不了几天，小草们就会铺天盖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春天的消息传遍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春是从草尖上赶来的，那抹动人的绿是大地的一个深情的感叹词，从此大自然开始了春的抒情。

李白诗曰：“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柳树是树木中的小家碧玉，有着细腻的心思。她们在春天最先出场，长袖善舞，舞出婀娜婷婷的风姿，把春的柔美与温情传递出来。我总在想，她们是如何感知到春风的召唤的？一定是那飞扬的柳枝触碰到了春的底线，于是便挣脱出剪剪清寒的束缚，垂成了千万条丝丝绦。柳树把世界带动起来，唤醒了整个春天。“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初春的柳色，实在是春天最值得一看的风景。柳梢的那一抹鹅黄，慢慢变绿，成为一幅生动的水彩画。柳绿之后，桃红笑春风，杏花伴春雨，春天很快缤纷起来。

草木萌发，春天变得灵动多姿，世界变得精彩纷呈。我们走向自然的怀抱，首先与草木相遇。与草木相遇，就是与春天相遇，与温暖和希望相遇。

草木先知春，人间暖意生。春天来临，让我们沿着草木的成长足迹，跟它们一起走向生命的蓬勃葱茏。

带给阅读者强烈的真实感。

小说中又有虚，虚实结合，赋予作品更深的意境和更丰富的感情。小说另一条线索，用现代人的视角讲述当下时空中的“我”和慕思明之间割舍不断的友情。现代主人公慕思明是甘肃环县人，喜欢写诗，复姓应该是慕容，曾和陈继明一起在宁夏南部山区泾源县中学教书，因为都喜欢文学而且名字里都有个“明”而成为好朋友。作者笔下的慕思明，是“最后一个吐谷浑人”，一个死理很“轴”的文化寻根者，在现实社会中苦苦找寻自己的根，寻找文化的来处，寻找历史的根源。经历了一些过往之后，南下广东成为富商，却最终在山洪之中纵身一跳，让人扼腕不解，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小说生动讲述了主人公唐代画家祁希（后自己改名祁希）意外感受到敦煌盛景，并坚定初心扎根敦煌，心甘情愿成为敦煌画匠的传奇故事。小说虚中有实，是因为可以通过文本看出作者在创作之初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大量的素材收集，哪怕是“针头线脑”，都达到见物见人见史的程度。陈继明自言是擅长虚构的作家，同时也是敦煌学和业余研究吐谷浑史的爱好者。2007年，陈继明曾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看过敦煌文书——出自吐谷浑人之手的《粟特村人户录》。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巧妙运用书信、日记、文书、古籍残卷、实录等多种文本和文体形式，

小宝茶话

虚中有实 虚实结合
——读陈继明《敦煌》

□ 张堃

敦煌民间谚语说：“日月往西，水流往东。”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部的敦煌，虽然只是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却是个让人心之向往的神奇所在。曾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莫高窟的信仰，看月牙泉水的顽强，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曾经的盛唐……”敦煌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和文化殿堂。很庆幸，我曾三次到访敦煌，或采访或开会或旅游，无论是莫高窟色彩艳丽、造型优美的壁画，还是口感酸甜的特产“李广杏”，都是我对敦煌美好的回忆。

陈继明是我一直关注的宁夏本土小说家之一。陈继明祖籍甘肃天水，曾在宁夏工作生活多年，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印象里，以为陈继明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描绘敦煌的前世今生。然而他并没有落入俗套，而是采用多线索叙事的方式进行文本架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娓娓道来。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lbps@126.com